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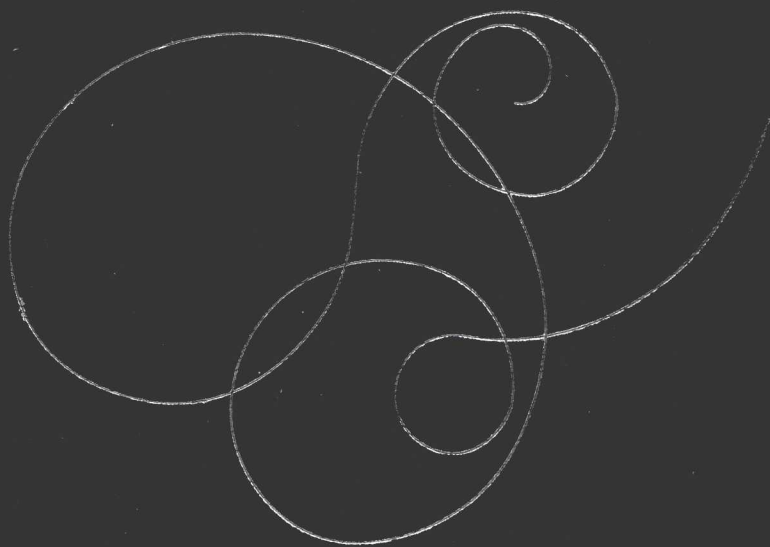
敦煌

2002年卷

DUNHUANG

POETRY TRIMONTHLY

敦煌文艺出版社



在西部擎起一面中国诗歌艺术的旗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编.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2

ISBN 7-80587-630-4

I. 敦… II. ①西…②甘… III. ①诗歌-作品集
- 中国-当代②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8116 号

书 名 敦煌

作 者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责任编辑	宋学娟
封面设计	王铁军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印 刷	甘肃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16
印 张	11.37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80587-630-4/I·537
定 价	12.0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承印厂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卷首语

《敦煌》诞生了，在一棵见识过许多风雨的大梨树下，在一座长满野草而略显平静的小院里，在兰州，在黄河边，在西部中国。

这是一个遍地希望、充满诱惑、日新月异而又迷惘困顿的时代：骚动、浮躁、琐碎、无奈、庸俗、欲望膨胀、情感缩略，人类的诗歌品质像森林一样在世界上一点点消失，生存每每遭遇尴尬……拯救诗歌，就是拯救生命，拯救灵魂。

马丁·海德格尔说：“诗是历史的孕育基础。”天地间自从有了诗，人类便不再绝望。我们失去过许多东西，但我们牢牢地护持着希望的种子。我们劳动，我们创造，我们歌唱，我们倾听，我们渴望诗意地生活，诗意地思考，“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因为有了诗，才使我们疲惫沮丧的脸上布满容光。无限延伸的天空，飞翔着自由的鹰隼，世俗远遁，神性复归，诗歌的灵光照亮未来的道路。

雨水滋润变幻的季节，植物生长，花朵开放，诗永远是人类的守护神，思考的根深深地扎在大地里。现实的方桌上，我们奉献的不是祭品，而是鲜果和粮食。

《敦煌》诞生了！

在西部，我们高高地擎起一面中国诗歌艺术的旗帜。

DUNHUANG POETRY TRIMONTHLY

2002 Volume

Selected Contents

Reviewing classics:

Columns of Dunhuang's poems:

Three metaphors and other Liu yun[3]

All that exists is to be over Li yuan sheng[6]

A cigarette with mint's smell Che qian zi[15]

A painting of Van Gogh: A crow on the wheat field Zhang hai long[32]

New works from the well-known poet:

Water's concerning Miao de yu[37]

An altar to call the muster-roll:

Novel's details Yang yang[39]

A cavern to collect scriptures:

A Sunny place:

A group of poems from school yard:

The selected poem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Charles bukowski's poems translated by Lao G, Yi sha[93]

A focus on the poetic circle:

Caress and pain Da wu, Ma li[98]

Dunhuang forum:

On Haizi Tan wu chang[108]

Three primary colours:

Poetics and anthropology Zhuang kong shao[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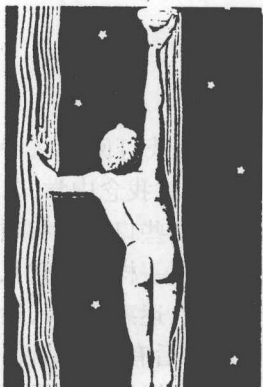
Long lens:

Changyao, beloved! Er ya[158]

A poet's note:

Desultory meditation on the beauties of poetry Xiao xue[170]

经 典 重 读



■主持人/唐 欣



■〔俄〕普希金

我曾经爱过你

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
 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
 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
 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
 我曾经默默无语地、毫无指望地爱过你，
 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
 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
 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爱你一样。

戈宝权 译

据说此诗的本事已无法考证，但就诗中提供的线索看倒也并不复杂。显然，这是一个失意的

人。是什么使爱情不能实现?他不曾吐露吗?他或她已婚?抑或是他的羞怯使他爱的人与自己擦肩而过?我们弄不清这些也没关系,关键是,普希金把一种特殊而微妙的感情处境和感情态度合盘托出,从而使自己得以解脱(至少这也是诗的效用之一吧)。他把它转移到了我们的身上。我的一位朋友感慨:噢,这是在说我了。其实,谁没有体验过这种情感呢(除非他太走运或太不幸)?谁读了又能忘记呢?它以忧伤始,以祝福终,语言直白而无意雕饰,声调低沉微弱但情感饱满结实。在我看来,它比普希金的其他名作更为感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面那个犹太大学生女战士牺牲前念的正是这首诗。前些天在一个饭局上,一个外事干部用俄语吟诵了此诗,我主动要求翻译,而我实际上是把它背了出来,一瞬间,大家都安静下来。我想,这就是普希金,或者说经典的力量。

唐欣

■北 岛

迷 途

沿着鸽子的哨音
我寻找着你
高高的森林挡住了天空
小路上
一颗迷途的蒲公英
把我引向蓝灰色的湖泊

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
我找到了你
那深不可测的眼睛

20年前,我是在我订阅的《诗刊》上读到此诗的(当时我念中学,老资格了吧)。在当时那些口号词和顺口溜当中,它显得太不一样了。它几乎一下子就迷住了我,迷惑,迷失,迷惘,最后是迷醉。以后有人总结说,它正体现了某种时代精神,我真没想到有这么严重,但这也不无道理。

有趣的是,《迷途》也恰好是我们读《迷途》的体验和感受。头两行决定了这种寻找是高的和远的,而你又是谁呢?接着调子暗下来,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然后是小路上(远离主流和大道),迷途(这是什么意思?)的,蒲公英(又一种漂泊不定之物)把我们带向蓝灰色(能想像出那种色吗)的湖泊,在微微摇晃(我都快晕了)的倒影(为什么是倒影呢?)中,我找到了你(是她么?),那深不可测(的确如此!)的眼睛。此诗符合北岛本人的严苛标准,运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但好像还要更高级,语言干净克制,意味悠长,它经得起各种角度的多重阐释。它也比北岛的其他名诗(他的好诗太多了!)更纯粹。它的“朦胧”(那时候这个词还未在诗论中出现)在意绪和技术上带给我们很多启示。事实上,在这以后,中国新诗慢慢向诗回归了。

唐欣

大敦煌诗歌方阵



■主持人/娜 夜

■柳 沅(辽宁)

三个喻体及其他

一个人的角落

在一个人的角落里
你一个人梦着
一旦你睁开眼睛
太阳就盯着你看

今年的夏天热得太狠
没等美梦做完
昨夜的蚊子便把你忘掉
而明晚的蚊子又到处找你

这些事情就发生在这些日子里
你一直在想：既然
庄子可以变成一只蝴蝶
我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蜘蛛

大概的蜘蛛
手脚不分的蜘蛛
因无处倾诉而将千言万语
拉成丝线的蜘蛛

你笑了,并不想否认这些
就像伟大的万有引力
并不想把悬在半空的蜘蛛
拽回到地面

挂 钟

比起早年的嫁妆
它多了一副先知的面孔
抬头看见它时
才知道
已被它看了很久

才知道世界已经很老了
山是残山,水是剩水
假如你是一把镐头
其模样早已定型

而钟摆继续朝深处迈动
那均匀的步幅,不但
把你从童年带入中年
还把更多的人
带入收受红包的医院
它的确有这样的自信

也不见得——有人就有别样的看法
——六十间囚室,囚禁着
六十个彼此相异又相似的囚徒
六十个语义不详的单词
依次出现在
尚未写就的诗中
要么就是一座忙碌而阒寂的作坊
即使再硬的石头
也要被六十位工匠
打磨成高空的星辰

还必须提到时针和分针
在最冷的时候
北风一样抱紧世界

可这并不妨碍夕阳
穿过夜晚,从另一头冒出来
也不会妨碍生命
对时间的顺从
当然,更不会妨碍时间
拽着你
嘀嘀嗒嗒地奔走

但快了不行
慢了,也不行
过程越来越不像过程
那是一张漏洞百出的筛子
除了结果
没有什么能留下来

时候到了。当它
再次粗糙而又悠扬地咳嗽几下
你只能更加耐心地等待,像
尼龙绳等待捆绑后的死结

三个喻体

有时像一只蛾子
有时像一个病句
如果动静稍大些
我还会像一头蟑螂
在你先是惊愕继而愤怒的目光里
匆忙地藏好自己

有时像一头蟑螂
有时像一只蛾子
要是你以为这首诗写得太臭

便只能怪我太像一个病句
——不是少了一个略语
就是多了一个动词

有时像一个病句
有时像一头蟑螂
而午夜灼亮的灯光
更乐意我像一只上下翻飞的蛾子
那么怎样才能让你相信
走过的路与划出的弧线没什么两样
那不过是不再缠身的锈迹

背景还在频繁地变换
不肯变换的是三个下贱的喻体
一只蛾子一个病句一头蟑螂
因此,我比你更有资格
把垃圾视为垃圾

无 题

我好像也是虚构的
比起卡夫卡笔下的甲虫
我甚至怀疑自己
是一只空腹的杯子

渴望被斟满;渴望
在某个觞光交错的夜晚
与另一只和我一样的杯子迎面相遇
可它不住地发出尖叫
——别碰我!别碰我

高傲、卑微、脆弱、透明……
原来我是由这些不同的碎片
连缀而成。那么
在一张高于地面
而又低于舞台的酒桌上奢谈坚持

像不像一块
被岁月拔光了羽毛的石头
奢谈飞翔

嘴里的滋味儿和心里的滋味儿
总是不一样
这使我
与宿命产生了短暂的一致

当酒瓶空下来;当期待
像深秋的蚂蚱散个精光
我的内心和这个偌大的世界一样
只剩下一些
无关紧要的大事情

摊 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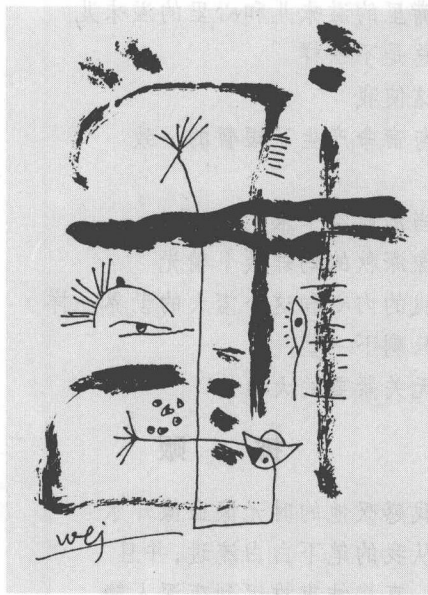
我感叹他的时光像血像汗水
从我的笔下白白流过,并且
一直将结束推迟到夜深人静

我感叹生活与活着竟如此不同
而相同的月色,遮蔽着
那些熬过了一冬的水果
和他暴露的面孔

怎样暴露就怎样被忽略
他不单有着势利者才有的恭顺
也有着绝望后才有的安宁

在五楼,在月租 700 元的房间里
我像上帝瞧着我那样
居高临下地瞧着他
但我吃不准:是夜色汹涌呢
还是他礁石一样忍受

直到期待成为一只空空的篮子
直到几声零碎的叫卖
让篮子更空



■李元胜(重庆)

一切终将结束

在沸腾中,在融化中

在距市区五公里的地方
我被稀释
在夜晚进行到三分之一时
我开始了融化

与现实比起来
我的想像永远不够
先是液态,然后是气态
我的整个躯体在迅速扩展

扩展到周围的建筑
扩展到公路、河流、更远的原野
我不能不感到
在轻微的夜风中
我连最不显眼的土屋也在疼痛着

我的边缘是越来越模糊的
受惊的马群
而中间的则是沸腾

我爱这沸腾、扩展
我也爱这稀释、融化
直到我连气体也不是
但我仍在沸腾着、扩展着

就像透明、微弱的钟声
直到我连微弱的钟声也不是
直到我甚至再也无力
把最细小的东西撞击

若尔盖

站在草原边上
记忆从四面八方吹来
我几乎有点站立不稳

我敢说,只要它吹得再猛烈些
我们的躯壳
就会像软软的塑料袋
毫无抵抗地飞走

但是我剩下的部分,还会在原地
和一枚浆果一起
在记忆里红着
和一束草叶一起
在记忆里绿着

天哪,让我告别
我的以及别的塑料袋吧
我情愿
这些年什么也没干过

只是守在这里
每天看着夕阳
在夜色来临之前
把展览了一天的花地毯
轻轻地卷

低些,再低些

俯下身,再俯下身
低些,再低些

如果我这样谦虚地贴近
一朵谦虚得没有名字的野花
会渐渐变得壮观起来

它的花瓣展开
像巨大、洁白的屋顶

在耀眼的光晕中
像是沉默、庄重的仪式
缓缓升起来的
是一座教堂的尖顶

它是如此无所求
也无所畏惧
在这个春天
它只是满腔花粉要施舍

我只能更低地俯下身子
呵,在这世上有什么别的

能像这座美丽的建筑
迫使我一再谦虚

一切终将结束

咖啡杯里的搅动
缓慢,像是无法忍住的剧痛

终于扩散到了整条街上
阵雨开始追逐
那些还未回家的人

在胶质的空气中
他们惊慌的衣衫
像一些被紧紧粘住的落叶

我沉积多年的苦涩
全部涌到了舌尖
混浊,像所有陷入泥泞里的道路

这一次,我的舌头
终于成为失语的翻译
再也无法把它们翻译成幸福

一切终将结束
我只需要,一根钢管一样
坚硬而空洞的心

重庆恋曲

用你的灿烂
做成我的花边
可以吗

用我的忧伤
做成你的项链
但只能在没人的时候戴上

可以吗

用你的对
围绕着我的错
用你的长发
遮住我越来越空的衰老
可以吗

用我的呼吸
连接上你的呼吸
用我和你的心跳
围绕着白昼——
直到这最后的冰块开始融化
可以吗

为什么会有天空
为什么会有重庆
为什么会有开始
为什么会有你

4月4日夜,重庆大风

带着云团、生铁的气息
风的手指一直在抠着我们的窗
像是一支口琴
含在一个音盲的嘴里
整幢大楼发出奇怪的声音

我听到雨篷被扯走的声音
窗帘跃起又扑下的声音
玻璃发抖的声音
甚至,我身体里的某一年
被吹得翻了个身的声音

我还听到
一个灯泡的破裂

一个老人的微弱的抱怨
一次被吹断,吹成碎片的叫喊

我不关心有多少人被吹醒
我觉得纳闷的是,为什么
只有在特别剧烈的环境里
我的心里才会特别安静

丁山湖的早晨

这里沉寂的场景,白昼的轮廓
不能比银幕上的幻影维持得更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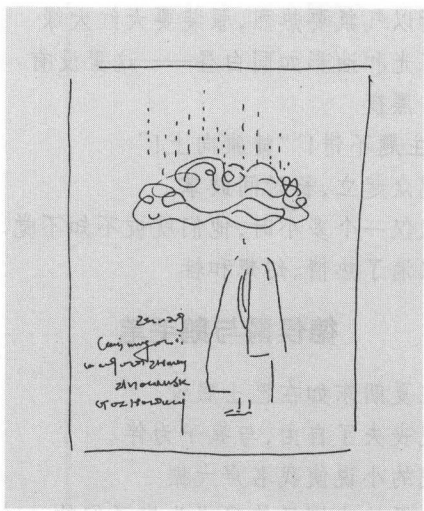
在旅馆简陋的桌上
一首未写完的诗,像一个缺口
把周围和空气和动静
悄悄吸走

湖水像一只幽暗的胃
无法消化它收集到的落叶
它们减弱了,但并不消失
类似于我们熟悉的
时间的沉淀

风的手指弯曲着
绕过正在谈话的我们
插进树林,插进小镇后面的原野

在镇口,我大口地呼吸着
急于从尚未苏醒的身体中跨出去
身边的雾气像一堆用过的棉球

经历了清理的田野仍在沉睡
带着回忆的疲倦
带着一股消过毒的酒精气味



□沈 苇(新疆)

阳台上的女人

(外四首)

在干旱的阳台上,她种了几盆沙漠植物
 她的美可能是有毒的,如同一株罂粟
 但没有长出刺,更不会伤害一个路人
 有几秒钟,我爱上了她
 包括她脸上的倦容,她身后可能的男人和孩子
 并不比一个浪子或酒鬼爱得热烈、持久
 这个无名无姓的女人,被阳台虚构着
 因为抽象,她属于看到她的任何的一个人
 她分送自己:一个眼神,一个撩发的动作
 弯腰提起丝袜的姿势,迅速被空气蒸发

似乎发生在现实之外,与此情此景无关

只要我的手指能触抚到她内心的一点疼痛

我就轰响着全力向她推进

然而她的孤寂是坚不可摧的城堡

她的身体封闭着万种柔情

她的呼吸应和着远方、地平线、日落日升

莫非她仅仅是我胡思乱想中的一个闪念?

但我分明看见了她,这个阳台上的女人

还有那些奇异、野蛮的沙漠植物

她的性感、像吊兰垂挂下来,触及了地面

她的乳房,像两头小鹿,翻过栏杆

她的错误可以忽略不计

她的堕落拥有一架升天的木梯

她沉静无语,不发出一点鸟雀的叽喳

正在生活温暖的巢窝中专心孵蛋

或者屏住呼吸和心跳,准备展翅去飞

冬 日

这个冬天比较寒冷,鸟儿飞回了南方
 留下闪闪发光的雪原,闪闪发光的忧伤

村庄里空无一人,孤零零的几株白杨
 将剑一样锋利的树梢,刺进天空

田野像一张旧地毯铺向远方

发黑的麦茬,犹如疯子下巴上杂乱的胡须

我不写作,只想着酗酒,发疯,寻欢作乐

脑海里的苍白,对应季节渐渐扩大的
荒芜
手脚冰凉,因为身体的各个部落都在
反叛

常有手持暗器的恐怖分子频频出没
甚至珍藏某个角落的友谊,也在散发
僵死、变质的气味。漫步生活的囚室
像一只困兽,神经的一端连着无边的
睡眠,另一端接通无声的咆哮
在睡去和醒来之间,送走的时光
箭一样掠过,擦伤半边敏感的脸颊

坐在深夜的床上,沉思虚无、荒谬
突然感到一种非存在的晕眩
淤积皮肤中的黑暗再也无法洗净
身体打开了缺口,如同峡谷中
风的哭嚎纠缠一堆古怪的乱石
我整理不出自己的头绪和未来
今夜,我的大地是一张狭窄的床榻
被悲哀笼罩,正驶向荒原深处雪的
葬礼

文工团

女演员们带来春天
花枝招展,为县城带来荣耀
胭脂要浓一些,报幕员嗓音要高一些
歌,舞,小品,相声,大合唱
组成另一种时间,另一种流逝
当西瓜跳上舞台,帷幕和道具
露出丰收的喜悦,女演员扭动腰肢
摹拟庄稼的成熟,随风点头、摇摆
美妙的大腿,远离单身汉的意淫
因为她们不是别的,她们是成熟的
庄稼
是县长报告中的产量、经济增长点

所以气氛要热烈,服装要大红大绿
灯光和油彩如同白昼——这里没有
黑夜

“主题不错!”“健康向上!”

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
仅仅一个多小时,他们就被不知不觉
取消了热情、幻想和性

德侯爵与鹅毛笔

在夏朗东如在巴士底狱
我丧失了自由,与疯子为伴
我的小说使我名声大振
古怪的戏剧又使我成为疯子们的
首领
世界为此紧张不安,我感到好笑
诅咒我吧,如果你们愿意
可以拿走我的鹅毛笔、纸和墨水
还有我发明的替代品:鸡肋、床单和
葡萄酒

你们可以移走室内的一切,桌、椅、床
各种摆设,包括“侯爵”这一狗屁头衔
但你们显然犯了错,忘了取走我的血
这全身沸腾的墨水正通过指尖奔向
我的小说!

我将它们写在内衣、马甲、外套和裤
子上

短句写在衣领,最长的句子如长途
跋涉

从腰部一直到达鞋底

当然,你们还可以剥光我的衣服
一丝不挂的我是出色的

看上去更像一枝修长、挺拔的鹅毛笔
我找到了四个疯子,加上自己,总共
五个

来传递小说。从一间囚室到另一间

囚室

这是一场接力赛,似乎在和上帝较量
从一个窗洞到另一个窗洞,是同样
的黑

我的舌头穿越了整整五间牢房!
一位洗衣妇,我爱慕的女人玛特琳
接住滚烫的句子如接住新出炉的
面包

她将这部杰作一一记录
这就是《贞节之厄运与恶行之鸿运》
一对失去父母的姐妹的故事
贞节者一贫如洗,荒淫者堆金如山
世界就是这样黑白颠倒
我们干得太投入了,以至于晨昏不分
小说竟成了可怕的现实——

当我说:“起火了!”

瘦子嘉凡用蜡烛点燃了自己的床铺
而一经说出:“割下她舌头!”

火光中我已无法阻止胖子布肯对玛
特琳的追杀

亲爱的玛特琳啊,是我的小说杀了你
杀了洗衣房中双手粗糙的女神
我的爱,神甫的爱,你瞎眼老母的爱
再加上几十名疯子乒乒乓乓的爱
都无法救活你,救出鲜血染红的洗

衣池

我对世界的褻渎从来都是自我惩罚
我一生的恶名也许只配这样的结局:
戴着镣铐,在地牢里捶胸顿足
割下舌头,交给魔鬼作纪念品
吞下十字架,去死,狠狠地死!

冷库

——为老友“猪尾肿”而作

游牧之夜,骑着酒精的马匹

驶向灯光暧昧的街区

可以荒芜他们的真名实姓

但色情和污秽,随欲望一寸寸上升

“我要两个,一胖一瘦。”

“这是淡季,我只能出一张(人民
币)。”

“原谅我的紧张,这还是第一次……”

而她们,一群懒洋洋的猎物

嘴角带着蔑视,在二楼长廊走动

眼袋垂挂沉甸甸的阴影

正如脖子上的项链,重于肉体的枷锁

霓虹灯泄露“美容美发”的秘密

仿佛她们的身体包裹在一张薄纸中

最柔软的笔也能将它捅破

她们的嬉笑怒骂配得上汽车的噪音

她们的哲学变得精辟、尖锐

简化为鼻孔里的一个“哼!”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只可利用,不能去爱……”

她们的目光编织成渔网,撒向大街

祈愿今天好运,逮到几条大鱼

——她们要那活蹦乱跳的

而不是对面冷库成百上千吨的冰

冻鱼

一页页虚幻的面孔,一张张油腻腻的

沙发

狭窄空间升起的沙尘暴,挟带几个

男女

席卷了整个沙依巴克街区

啊,这机械的激情

这汗涔涔的辛劳,这工作的回报

污泥浊水带走太多凋零的花瓣

譬如她,一位松驰的美人

吐着烟圈,转动俄罗斯手镯

胸前几只纹身的蝴蝶翩翩起舞

她告诉你最美的蝴蝶在低处尖叫
 还有她致派出所的自白书：
 “我的肉是我自己的，
 我有权使用它，犯了哪条王法？！”
 我想像着她的暮年：敬老院，拐杖
 共青团员送来的新年礼物，晚报记者
 “咔嚓咔嚓”照相声中她端出早年
 的笑

但她颤抖的双手已抓不住一点空气
 以及堆积在皱纹里的灵与肉的痛悔



■ 庞 培(江苏)

冬天的圣境(外五首)

空气在问：你有没有怯生生爱过一
 个人？

原野吹来新麦的气息。褴褛的
 水泥桥，现在我已走近它的栏杆。
 桥上，一名少女被她妈妈——黄昏的
 妇女形象搂入怀中；
 桥下，簌簌颤动的融雪……异乡的

船篷

正在过一座阴暗、异常高大的闸口，
 风把这一切仿佛变成了沙漠地带；
 小路上，旋转的煤灰，
 天空底下低沉、微弱的乡土景象。

除夕夜的爆竹声

滞留在空中，犹如河床的干涸。
 种满菜的郊区堆放垃圾，
 冬天仿佛到了世界的尽头，
 在那儿一个人的灵魂遇见他漫长的
 复苏，
 遇见隆冬季节的春雷声，震耳欲聋。
 他面色苍白应该是爱的苍白；
 他道路前方的黑暗应该是爱的黑暗
 ——这是生活被自然之手突然攥住，
 抑或记忆的无所适从？

你唱的歌甜不甜？

你的赞美可曾发自内心？

寒冷、干燥，

而且有一层灰土——但那灰土却是
 朦胧的初恋之美。当一个人正当

壮年

举止突然像小孩……

懵懵懂懂走向黑暗人世的深处，
 他无异于将要携带情爱的火焰，投身
 深渊；

无异于耕地者越出村庄的边界

——眼睁睁地接吻、会面

——眼睁睁地时间缝合，交融、受
 割裂……

大地的蓝在我脸上。

新的血在脏黑的冰层舞蹈。

田岸旁那些老柳树，死而复生，
朝她年轻的黑发微笑……
也许，我们俩来不及活到第一缕春风
吹来之际，
捱不到燕子衔来你做新娘的嘴唇

——
我们脸对着脸，叹息对叹息，
蜷缩在各自的寒血里，共用一根春天
的静脉。

我们靠亲吻和唾液活下去。我们的
冷是人间之冷，
也不敢朝她村庄上的家多看一眼

……

——就这样，那年冬天我走进了一个
奇异的圣境，
一个有雪、寒风、桥梁、田野、喑哑的
黎明；
一个有异乡船只和飓风的灰白日子
……

那年冬天，我走进了少女的黑发，从
一条乡间土路上，
我走进了心一样深的雪，
我走进了后来的娇美光裸，
我走进了散发着少女体温的月亮上
那一道乳罩搭扣的印痕，
我走进了荒凉的呼唤，
我走进了人间世世代代的遗忘之苦！

……我踏上了我的人生路，世界一样
辽阔的旷野。

恋 歌

我看见她时她在青青的陋巷
她用乌黑的秀发挽起少女的羞涩

她停车站落在春风怀里
就像第一日刚刚诞生

她使生我的故乡再次裹成襁褓
大街上涌动着一股年轻的母爱
我和她说话却闻见馨人的乳香
我们头顶的天空似一缕飘拂的发丝

她的身体含笑，含情脉脉
把一只脚搁上自行车的三角架
那脚的姿式，多么伶俐，聪慧
流露出讨人欢喜的稚气——

很多年过去……我的心
就像河流注入蔚蓝的海洋
内陆的航船驶往大海
停留在她最初的清纯笑靥里……

名 字

你的名字，在空气中形成一个孤独的
信号。

这次，你真的完成了你的腼腆，
你在人面前未成年的羞怯……
在众人的哑然里，你从未发育，
从未在一场忽如其来的爱恋中
出落成少女清纯的模样……
你真的够疯——这一次！

你不再说话，而我听了很多很多；
你不再微笑，而我流泪——
黑暗中，我几乎看不清。我在众多面
孔中

找寻的那种熟悉的倨傲……
有时我记起来你的年龄，要想好一
会儿；